景宋本禮記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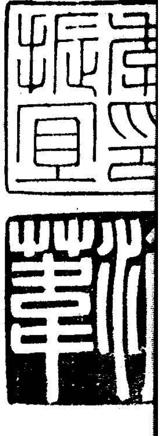
十六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夔欲舜典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也夔舜時典樂者也書曰夔命女典樂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樂記第四章名爲樂施施者用於天下此章中明樂施被之事也本是第三前既推禮章爲第三此爲第四亦明禮樂既備後乃施布天下也自此至知其行也此一節特明聖人制樂以賞諸侯其功大者其樂備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者五弦謂無文武二弦唯宮商等之



五弦也南風詩名是孝子之詩南風長養萬物而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此詩今無故鄭注云其辭未聞也案世本云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非謂舜始造也正用此琴特歌南風始自舜耳或五弦始舜也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者夔是舜典樂之官名夔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此南風以賞諸侯使海內同孝也然樂之始亦不正在夔也正是夔始以此詩與諸侯　注夔欲至典樂　正義曰夔欲舜與天下之之君共此樂者舜既獨歌南風夔爲典樂之官欲令舜與天下諸侯共歌此南風之樂故制此南風之樂以賞諸侯云其辭未聞也者此南風歌辭未得聞也如鄭此言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爲凱風非矣案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

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矣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德尊樂備舞具各隨文解之 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者綴謂酇也遠是舞者外營域行列之處若諸侯治理於民使民勞苦者由君德薄賞之以樂舞人既少故其舞人相去行綴遠謂由人少舞處寬也 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者此諸侯治理於民使逸樂由其君德盛故賞之以樂舞人多故去行綴短也謂由人多舞處狹也舞處之綴一種但人多則去之近人少則去之遠也 注 民勞至多也 正義

曰鄭謂鄭聚舞人行位之處立表鄭以識之　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謚者行之迹也　疏　此覆結上文觀其舞之遠近則知其德之薄厚由舞所以表德也　聞其謚知其行也者此一句以謚比擬其舞也[illegible]　謚之善否知其行之所好惡由謚所以迹行也　大章章之也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　咸池備矣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　韶繼也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　夏大也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　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濩大武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六代之樂也大章章之也者章明也堯樂謂之大章者言堯之德章明於天下也　咸池備矣者咸皆也池施也咸池黃帝之樂

名言黃帝之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徧是爲備具矣　韶繼也者韶舜樂名言舜之道德能繼紹於堯也　夏大也者夏禹樂名言禹能光大堯舜之德殷周之樂盡矣者殷樂謂湯之大濩也周樂謂周之大武也言於人事盡極矣但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有天下殷周二代唯以武功爲民除殘伐暴民得以生人事道理盡極矣

注堯樂至大卷　正義曰知大章堯樂者案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堯作大章故知大章堯樂名也云周禮闕者言周禮無大章故云闕也此本云大章周禮曰大卷言此大章當周禮大卷也

注黃帝至大咸　正義曰今知咸池是黃帝所作樂名者案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故知咸池是黃帝樂名云堯增脩而用之者此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之時更增改脩治而用之周禮大司樂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之樂若堯既增脩而用之者則世本名咸池是也故此文次在大章之下矣又周禮云咸池以祭地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其咸池雖黃帝之樂堯增脩者至周謂之大咸其黃帝之樂堯

不增脩大章者至周謂之大卷於周之世其黃帝樂堯不增脩謂之大卷者更加以雲門之號是雲門大卷一也熊氏云知大卷當大章者案周禮云雲門大卷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知周別爲黃帝樂名雲門者以此樂記唯云咸池大章無雲門之名周禮雲門在六代樂之首故知別爲黃帝立雲門之名也知於大卷之上加雲門者以黃帝之樂堯增脩者旣謂之咸池不增脩者別名大卷明周爲黃帝於不增脩之樂別更立名故知於大卷之上別加雲門是雲門大卷一也故周禮雲門大卷鄭注云黃帝曰雲門大卷言黃帝之德如雲之出民得以有族類知黃帝之樂堯增脩曰咸池者以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今周禮大咸在雲門之下大韶之上當堯之代故知堯增脩曰咸池增脩者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故知堯增脩也知樂有增脩者禮樂志漢之文始舞者韶舞高帝六年更云改名文始也漢之五行舞者本周舞始皇二十六年更立五行舞是知有增脩之法熊氏又云案五

行鈞命決云伏犧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續案樂緯云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堯作大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商曰大濩周曰大武象禮樂志云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與樂緯不同其餘無異名曰六英者宋均注云爲六合之英華五龍爲五莖者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　注韶之言紹也　正義曰案元命包云舜之時民樂紹堯業故云韶之言紹也　注言禹能大堯舜之德　正義曰案司樂注云禹德能大中國此云大堯舜之德者以廣大中國則是大堯舜德其義然也　注周禮曰大濩大武　正義曰案司樂注云湯德能使天下得其所是其德也元命包曰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曰濩救世由救之故民得所義亦通也大武武王樂也以武取定天下周公制焉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

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教謂樂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以法治以樂爲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樂之爲善樂得其所則事有功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者言先王作樂以爲治爲法若樂善則治得其善若樂不善則治乖於法則前文教不時則傷世事不節則無功是也善則行象德矣者言人君爲治得其所教化美善則下民之行法象君之德也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以穀食犬豕曰豢爲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饗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是故先王因爲

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綴猶止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大事謂死喪也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

國子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言禮樂之設不得其所則禍亂與故先王節其禮樂以防淫亂也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者豢養也言養豕作酒本爲行禮非以爲禍亂而爲也　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者言由酒至酗鬭爭殺傷而刑獄增益繁多則是酒之流害所以生此獄訟之禍也　是故先王因爲酒禮者由其生禍故先王因此爲飲酒之禮也　壹獻之禮賔主百拜者謂士之饗禮唯有壹獻言所獻酒少也從初至末賔主相荅而有百拜言拜數多也是意在於敬不在酒也　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者謂饗禮也以其恭敬示飲而已故不得醉也樂者所以象德也者謂君作樂以訓民使民法象其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者綴止也言人君制禮以敎天下所以綴止淫邪也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者言樂體者聖人心所愛樂也聖人貪愛此樂以樂身化民　而可以善民心者言用樂化民調善民心　其感人深者言樂本從民心而來乃成於樂故感動人深也其移風易俗者風謂水土

之風氣謂舒疾剛柔俗謂君上之情欲謂好惡趣捨用樂化之故使惡風移改弊俗變易　故先王著其教焉者著立也以其樂功如此故先王立樂官以樂教化焉　注壹獻至喻多　正義曰凡饗禮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爲一節俱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故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得貺不過三獻是其事也但春秋亂世之法或有大夫五獻者故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是亂世之法也或者鄭以公孤之禮享趙孟故五獻也言百拜喻多者案今鄉飲酒之禮是壹獻也無百拜今云百拜故喻多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　是故志微

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爲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效也肉或爲潤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

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懾猶恐懼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敎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敎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律六律也周禮典同以六律六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小大謂高聲正

聲之類也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宗廟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以象事行宮爲君商爲臣

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

故曰樂觀其深矣

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

疏 正義曰上經既明樂之感人故此節明先王節人情性使之和其律呂親疏有序男女不亂乃成爲樂也 本之情性者言自然所感謂之性因物念慮謂之情言先王制樂本人情性稽之度數者稽之言考也既得人情考之使合度數 制之禮義者謂裁制人情以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者言聖人裁制人情使合生氣之和道達人情以五常之行謂依金木水火土之性也 使之陽而不散者陽主發動失在流散先王敎之感陽氣者不使放散也 陰而不密者密閉也陰主幽靜失在閉塞先王節民情感陰氣者不有閉塞也 剛氣不怒柔氣不懾者言

先王節之使剛氣者不至暴怒感柔氣者不至恐懼也
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者四暢謂陰陽剛柔也四者通
暢交在身中而發見動作於身外也　皆安其位而不相
奪也者言陰陽剛柔各得其所是安其位也不相侵犯是
不相奪也　然後立之學等者先王欲稽之度數制之禮
義非教不可故立之學等使依其才藝等級而教學之
廣其節奏者廣謂增習寬廣其樂之節奏也　省其文采
者省謂省審也文采謂樂之宫商相應若五色文采省其
音曲文采也　以繩德厚者繩度也謂準度以道德仁厚
也　律小大之稱者律謂六律小之與大以爲樂器使音
聲相稱也比終始之序者五聲始於宫終於羽比五聲終
始使有次序也　以象事行者謂使人法象五聲是事行也
若宫象君商象臣角象民徵象事羽象物是以象事行也
皆形見於樂者以先王制樂如此以化於民由樂聲調
和故親踈之理見於樂聲也樂聲有清濁高下故貴賤長
幼見於樂也　以樂聲有陰陽律呂故男女之理見於樂也

故曰樂觀其深矣者皇氏云古語云樂觀其深言樂爲道人觀之益人深古語有此故記者引古語以結之 注 生氣至行也　正義曰云生氣陰陽氣也者下云陽而不散陰而不密故爲陰陽云五常五行也者此經有陰陽剛柔皆據天地之氣故以五常爲五行非父義母慈之德謂五常之行者若木性仁金性義火性禮水性知土性信五常之行也 注 等差至國子　正義曰經云立之學等是學有等差隨才高下而爲等等云廣謂增習之者學習音樂使其廣大也云文采謂節奏合也者文謂宮商相應若畫采成文即上文聲成文是也云繩猶度也繩是量度之物經云以繩德厚謂度量之以道德仁厚故鄭引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之等是 注 律六至爲臣　正義曰引周禮典同者證樂器用六律六呂也案典同云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鄭注云六律六呂布於四方陽聲屬天陰聲屬地故云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陰聲謂六呂陽聲謂六律云以爲樂器小大者若黃

鐘之律長九寸應鐘之律長四寸半強各自倍半爲鐘是
其小大也云謂高聲正聲之類也者案周禮典同云高聲
硍鄭注云玄謂高鐘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衮然正
聲緩鄭云正謂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下聲肆鄭云下
謂鐘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放肆陂聲散鄭云陂謂
偏侈陂則聲離散也險聲斂鄭云險謂偏弇也險則聲斂
不越也達聲贏鄭云達謂其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微聲
韽鄭云微謂其形微小韽聲小不成也回聲衍鄭云回謂
形微圜也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侈聲筰鄭云侈謂中
央約也侈則聲迫筰出去疾也弇聲鬱鄭云弇謂中央寛
也弇則聲鬱勃不出也薄聲甄鄭云甄猶掉也鐘微薄則
聲掉厚聲石鄭云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此等之聲皆鐘
形不得其所此引之證大小稱者以作鐘之法須小大稱
宜今鐘不得其所明其不稱也云宗廟黃鐘爲宮大呂爲
角大蔟爲徵應鐘爲羽者大司樂文祫祭降神之樂也案
大司樂祭天祭地皆有降神獨引宗廟降神者以經云終

始之序宗廟降神黃鍾爲宫是律之最長者應鍾爲羽是律之最短者故特引之證經之終始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遂猶成也慝穢也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疏 正義曰此經論聖王作樂不得其所則滅和平之德故君子賤之土敝則草木不長者土之勞敝故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者水之煩擾故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者陰陽之氣衰亂故生物不得遂成世亂則禮慝而樂淫者慝惡也淫過也世道衰亂上下無序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以上三事皆喻禮慝樂淫也

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者謂男女相愛涕泗滂沲是其哀也男女相說歌舞於市井是不莊也俾晝作夜是其樂也終至滅亡是不安也　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者朋淫於家是慢易以犯禮節也淫酗肆虐是流湎以忘根本也廣則容姦者廣謂節間踈緩言音聲寬緩多有姦淫之聲也　狹則思欲者狹謂聲急節間迫促樂聲急　則動發人心思其情欲而切急　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者感謂感動也條遠也暢舒也言淫聲感動於人損長遠舒暢之善氣而毀滅平和之善德矣是以君子賤之也者賤謂棄而不用也若師曠聞桑間濮上之聲撫而止之是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成象者謂人樂習焉是故君

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反猶本也 術猶道也）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奮猶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假祖考著猶成也）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

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周還謂舞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清謂蕤賓至應鐘也濁謂黃鐘至中呂）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方猶道也）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

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爲樂也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

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文采樂之威儀也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謂鳴鐃而退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自由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黒縁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贈諸侯謂來朝將去送之以禮

疏 正義曰皇氏云自此以下至贈諸侯也爲樂象之科各隨文解之從此至以行其義明樂有姦聲正聲以類相感君子當去淫聲用正聲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者姦聲謂姦邪之聲感動於人逆氣謂違逆之氣即姦邪之氣也人既感姦邪之聲則有姦邪之氣來應也 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者既感姦邪之聲心又感姦邪之氣二者相合而成象淫樂遂興若人耳初聽姦邪之聲其姦邪未甚心又感姦邪之氣其亂乃成不可救止紂作靡靡之樂是也 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者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既聞順聲又感順氣二者相合而成象則和樂與若周室大平頌聲作也 倡和有應者初有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後有逆氣順氣是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有應 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者回謂乖違邪謂邪辟言乖違邪辟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也言善歸善分惡歸惡分 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者既善惡各歸其分是萬物之情理各

以類自相感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者反情謂反去淫溺之情理以調和其善志也　比類以成其行者比謂比擬善類以成己身之美行　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謂不使姦聲亂色留停於耳目令耳目不聰明也　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謂不使淫樂慝禮而連接於心術謂心不存念也　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者以耳目心術所為皆善則怠惰邪辟之氣無由來入也故邪辟之氣不施設於身體　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者既邪辟不在於身耳目鼻口心想知慮百事之體皆由順正由從也皆從和順以行其正直義理也　然後至皆寧　正義曰前經明君子去姦聲行正聲故此一節明正聲之道論大樂之德可以移風易俗安天下也　發以聲音者謂其動發心志以聲音也　而文以琴瑟者謂文飾聲音以琴瑟也　動以干戚者謂其振動形體以干戚飾以羽旄者其裝飾樂具以羽旄也　從以簫管者謂其隨從諸樂以簫管　奮至德之光者謂用上諸樂奮動天

地至極之德光明謂神明來降也　動四氣之和者謂感動四時之氣序之和平使陰陽順序也　以著萬物之理者樂既和平故能著成萬物之道理謂風雨順寒暑時鬼神降其福萬物得其所也　是故清明象天者由樂體如此故人之歌曲清絜顯明以象於天也　廣大象地者謂鐘鼓鏗鏘寛廣壯大以象於地也　終始象四時者終於羽始於宮象四時之變化終而復始也　周還象風雨者言舞者周帀迴還象風雨之迴復也　五色成文而不亂者五色五行之色也既有所象故應達天地五行之色各依其行色成就文章而不錯亂崔氏云五色者五行之音謂宮商角徵羽之聲和合成文不亂也而云五色因五行之色別廣以明義也　八風從律而不姦者八風八方之風也律謂十二月之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爲姦慝也八風者白虎通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

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陰氣行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矣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　百度得數而有常者度謂晝夜百刻昏明晝夜不失其正故度數有常也　小大相成者賀瑒云十二月律互爲宮羽而相成者　終始相生者賀瑒云五行宮商迭相用爲終始　倡和清濁者謂十二月律先發聲者爲倡後應聲者爲和黃鐘至仲呂爲濁長者濁也蕤賓至應鐘爲清短者清也　迭相爲經者十二月之律更相爲常即還爲宮是樂之常也　故樂行而倫清者倫類也以其正樂如上所爲故其樂施行而倫類清美矣人聽之則耳目清明血氣和平也樂法既善變移敝惡之風改革昏亂之俗人無惡事故天下皆寧矣

注 清明至行也　正義曰八音氣濁唯人聲清明故知清明謂人聲也云廣大謂鐘鼓也者下云鐘聲鏗又云鼓鼙

之聲讙鏗之與讙皆廣大之意去五色五行也者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相應成文如青黃相雜故去五色也　故曰至不樂　正義曰前經明正樂感人情此經明君子小人各有所樂故去樂者樂也故者因上起下所以言故曰諸例皆然矣　樂者樂也者謂所名樂者是人之所歡樂也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者道謂仁義欲謂邪淫君子所歡樂在於得仁義之道得其道則歡樂也小人所歡樂在於邪淫得邪淫則歡樂也若君子在上以仁義之道制邪淫之欲則意得歡樂而不有昏亂也若小人在上以邪淫之欲忘仁義之道則志意迷惑而不得歡樂也

是故至爲僞　正義曰前文明君子小人歡樂不同此乃君子躬行善樂也反情以和其志者反己淫欲之情以諧和德義之志也　廣樂以成其教者謂寬廣樂之義理以成就其政教之事也　樂行而民鄉方者君既如此正樂與行方猶道也而民歸鄉仁義之道也　可以觀德矣者人君既如此是樂可以觀其德行矣　德者性之端也

者言德行者是性之端正也　樂者德之華也者德在於内樂在於外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爲德之光華也　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者樂爲德華非器無以成樂故金石絲竹爲樂之器也　詩言其志也者欲見樂之爲體有此三事詩謂言辭也志在於内以言辭言說其志也　歌咏其聲也者歌謂音曲所以歌咏其言辭之聲也　舞動其容也者哀樂在内必形見於外故以其舞振動其容也此云詩言其志則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歌咏其聲則詩序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是也舞動其容則詩序云永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　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者三者謂志也聲也容也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三者相因元本從心而來故云本於心先心而後志先志而後聲先聲而後舞聲須合於宮商舞須應於節奏乃成於樂是故然後樂氣從之也　是故情深而文明者志起於内思慮深遠是情深也言之於外情由言顯是文明也　氣盛而化神者志

意蘊積在中故氣盛內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神通也氣盛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而化神者謂動天地感鬼神經夫婦成孝敬是也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者謂思念善事日久是和順積在心中言辭聲音發見在外是英華發於身外此據正樂也若其姦聲則悖逆積中淫聲發外也唯樂不可以爲偽者偽謂虛偽若善事積於中則善聲見於外若惡事積於中則惡聲見於外若心惡而望聲之善不可得也故去唯樂不可以爲偽也

樂者至始也　正義曰前經論志也聲也容也三者相將故此經廣明舞之義理與聲音相應之事　樂者心之動也者心動而見聲聲成而爲樂樂由心動而成故去者心之動也　聲者樂之象也者樂本無體由聲而見是聲爲樂之形象也　文采節奏聲之飾也者聲無曲折則大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使美故云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君子動其本者則亦心之動也　樂其象者則亦樂之象也　然後治其飾者則亦聲之飾也以此三者結上三

事自此以下記者引周之大武之樂以明此三者之義是故先鼓以警戒者謂作武王伐紂大武之樂欲奏之時先擊打其鼓聲以警戒於衆也　三步以見方者謂欲舞之時必先行三步以見方謂方將欲舞積漸之意也　再始以著往者謂作大武之樂每曲一終而更發始爲之凡再更發始以著明往伐紂之時初發始爲曲象十一年往觀兵於盟律也再度發始爲曲象十三年往伐紂也　復亂以飭歸者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象武王伐紂既畢整飭師旅而還歸也奮疾而不拔者拔疾也謂舞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大疾也故庾云舞者雖貴於疾亦不失節謂不大疾也　極幽而不隱者謂歌者坐歌不動是極幽靜而聲發起是不隱也　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者樂其志者多違道理言武王今獨能樂其志意不違厭其仁義之道理也恒以道自將　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者武王既不違厭其道理能備具舉行仁義之道以利天下不私自恣己之情欲也　是故情見而義立者情見

謂武王伐紂之情見於樂也義立謂伐紂之義而興立樂終而德尊者謂觀武王伐紂樂終而知武王道德尊盛也　君子以好善者謂在位尊者旣觀武王之樂德類如此故庶幾好行善道也　小人以聽過者小人謂士庶之等旣觀武王樂音以聽伏己之愆過也　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者記者旣引大武之樂利益如此是生養民人之道樂最爲大此特引武王樂者以武王之樂利益爲深餘樂莫能及故也但前文舞與聲心相應故引武王樂明心見於舞也 注 文采至者也　正義曰上文云省其文采謂節奏今此文采謂樂威儀者以經云聲之飾故此以文采爲威儀也云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者並出今文泰誓鄭撮而用之非正文也云復亂以飭歸謂鳴鐃而退明以整歸也者經云復亂鄭云整歸則亂爲治也謂反復整治而還鳴鐃而退出大司馬職文也云奮疾謂舞者也者以奮迅速疾故爲舞者謂武舞者云極幽謂歌者也者以極幽與奮疾相對歌與舞

相次以歌者不動經稱極幽故知是歌者也　樂也至報

也　正義曰此明禮樂之別報施不同　樂也者施也者

言作樂之時衆庶皆聽之而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

故云樂也者施也　禮也者報也者禮尚往來受人禮事

必當報之也故曲禮云往而不來非禮故云禮也者報也

樂樂其所自生者此廣明上樂者施也自由也言王者

正樂歡樂其已之所由生似若武王民樂其武德武王由

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爲樂名以受施處立名無報反之

義也　而禮反其所自始者言王者制禮必追反其所由

始祖若周由后稷爲始祖即追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

禮有報也　樂章德者覆說樂者施也言樂但施恩而已

不望其報是樂章明其盛德也　禮報情反始也者此覆

說上禮者報也言行禮者他人有恩於已已則報其情但

先祖既爲始於子孫子孫則反報其初始以人意言之則

謂之報情以父祖子孫言之則謂之反始其實一也　所

謂至侯也　正義曰前經明樂者爲施禮者爲報此明禮

報之事諸侯守土奉其土地所有來朝天子故天子以此等之物報之是禮報之事也不覆明樂施者以樂施之恩其事易知記者略而不言也　大輅者天子之車也者大輅謂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侯伯故下云龍旂九旒亦上公也若異姓則象輅若四衛則革輅蕃國則木輅受於天子摠謂之大輅也　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者據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　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者寶龜之中並以青黑爲之緣　從之以牛羊之羣者天子既與之大輅龍旂及寶龜占兆又隨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將此以與諸侯故云則所以贈諸侯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理猶事也）樂統同禮辨異（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也）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管猶包也）窮本知變樂之

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偩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言天地將爲之昭然明也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

焉耳訢讀爲熹熹猶烝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䚡曰觡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殰殈裂也今齊人語有殈者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偽樂本窮本知變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儀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是故德成而上藝

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爲治法

疏正義曰皇氏云自此以下名爲樂情各隨文解之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樂出於心聽之則歡悅是情之不可變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見於貌行之則恭敬理事也言事之不可改易也樂出於心故云情禮在於貌故云理也變易換文也　樂統同者統領也言樂主相親是主領其同　禮辨異者辨別也禮殊別貴賤是分別其異也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者言禮樂所說義理包管於人情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人情所懷不過於此是管人情也　窮本至之節　正義曰此一節更廣明禮樂之義言父子君臣之節　窮本知變樂之情

也者以樂本出於人心心哀則哀心樂則樂是可以原窮極本也若心惡不可變惡爲善是知變也則上文云唯樂不可以爲僞是也此言窮人根本知內外改變唯樂能然故云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者誠謂誠信也僞謂虛詐也經常也言顯著誠信退去詐僞是禮之常也若人內心虛詐則外貌敖很唯禮知之故云禮之經也　禮樂偩天地之情者偩猶依象也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偩依地之情也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偩依天之情也　達神明之德者禮樂出在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達神明之德　降興上下之神者興猶出也禮樂既與天地相合用之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　而凝是精粗之體者凝猶成也是謂正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言禮樂之能成就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也　領父子君臣之節者領猶理治也言禮樂理治父子君臣之限節而樂主於和聽之則上下相親又宮爲君商爲臣是樂能領父子君臣也禮定貴賤長幼是禮能領父子君臣也　是故至

焉耳　正義曰此一節論大人舉用禮樂則天地協和而生養萬物爲之昭著之事則下文天地訢合以下是也但此經禮樂並論其天地訢合唯論樂之所感不論禮之功用者記者主在於樂故特美樂功樂功既爾禮亦同也　天地訢合者訢猶熹也熹謂烝動言樂感動天地之氣是使二氣烝動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　陰陽相得者言體謂之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是陰陽相得也煦嫗覆育萬物者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故言煦嫗覆育萬物也然後草木茂者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　區萌達者據其新生故云達也　羽翼奮者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也　角觡生者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也　蟄蟲昭蘇者昭曉也蘇息也言蟄伏之蟲皆得昭曉蘇息也　羽者嫗伏者謂飛鳥之屬皆得體伏而生子也　毛者孕鬻者言走獸之屬以氣孕鬻而繁息也

胎生者不殰者謂不有殰敗也　卵生者不殈者言不有殈裂也　則樂之道歸焉耳者言所以致此在上諸物

各順其性由此樂道使然故云樂之道歸焉耳謂歸功於
樂也樂道所以然者樂之根本由人心而生人心調和則
樂音純善恊律呂之體調陰陽之氣二氣既調故萬物得
所也 注 訢讀至裂也 正義曰訢熹聲相近故讀爲熹熹
熹天地氣故云熹猶烝也言天地氣之烝動猶若人之喜
也云氣曰煦者謂天體無形而降其氣以養物故云氣曰
煦也云體曰嫗者言地體有形故云體曰嫗也此對文爾
其實地氣矣云屈生曰區者謂鉤曲而生出菽豆是也云
無䚡曰觡者䚡謂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也云蟄蟲
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者言蟄蟲之類皆埋藏其體近於
死今復得活似闇而遇曉死而更息也云內敗曰殰者以
經云胎生懷胎在內故云內敗曰殰也云殈裂也者卵體
多裂又齊語稱裂爲殈故以殈爲裂也 樂者至下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各有根本本貴而末賤君子能辯
其本末可以有制於天下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
節也者此等之物唯是樂器播揚樂聲非樂之本故云樂

之末節其本在於人君之德窮本知變是也故云樂之文節也故童者舞之皇氏云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 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者此等物所以飾禮故云禮之末節其本在於人君著誠去僞恭敬節儉以末節非貴故有司掌之 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者此明知禮樂末者其位處卑即樂師以辨曉聲詩但知樂之末節故北面而鼓弦言其位處卑也 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者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曉於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也 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者商祝謂習商禮而爲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後主人謂在主人之後言此宗祝商祝但知禮之末節故在尸與主人後言其位處卑賤也是故德成而上者則人君及主人之屬是也以道德成就故在上也 藝成而下者言樂師商祝之等藝術成就而在下也 行成而先者行成則德成矣言德在内而行在外也 事成而後者事成則藝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爲謂之事 是故至天下也者

人有多少品類故先王因其先後使尊卑得分然後乃可制禮作樂爲法以班天下如周公六年乃制禮樂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玄衣也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有所合之也明魏文侯問古樂今樂之異并子夏之荅辨明古樂今樂之殊各隨文解之 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者文侯言身著端冕明在心恭敬而聽古樂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心所愛樂不知休倦也 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者言古樂何以朴素之如彼使人不貪至於臥也 新樂之如此何也者新樂何以婉美使人嗜愛志樂不知其倦也 注 魏文至衣也 正義

曰云魏文侯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者案春秋閔元年晉獻公滅魏以魏賜畢萬案世本云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荼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是畢萬之後也云端玄衣也者謂玄冕也凡冕服皆其制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眾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大祭祀帥瞽登歌合奏擊拊下管播樂器合奏鼓朄文謂鼓也武

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推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子夏對文侯古樂之體也 古樂謂古者先王正樂也 進旅退旅者旅謂俱齊言古樂進則俱齊退亦俱齊進退如一不參差也 和正以廣者樂音相和正以寬廣無姦聲也 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者言弦也匏也笙也簧也其器雖多必會合保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故曰會守拊鼓 始奏以文者文謂鼓也言始奏樂之時先擊鼓前文云先鼓以警戒是也 復亂以武者武謂金鐃也言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擊金鐃而退故云復亂以武也 治亂以相者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故謂拊爲相也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故云治亂以相 訊疾以雅者雅謂樂器名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節之故云訊疾以雅 君子於是語者謂君子於此之時語說樂之義理也 於是道古者言君子作樂之時亦謂說古樂之道理也 脩身及家平均

天下者言君子既聞古樂近脩其身次及其家然後平均天下也　此古樂之發也者言此上來諸事古樂之發動也

注 旅猶至有椎　正義曰云旅猶俱也者旅衆也經云進旅退旅是衆俱進退故云俱也云和正以廣無姦聲也者謂邪淫要妙煩手淫聲曲折切急今經云和正以廣故云無姦聲也云言衆皆待擊鼓乃作者衆謂弦匏笙簧衆器皆待擊鼓乃始動作解經會守拊鼓言會守謂器之聲也以待拊鼓也經有拊及鼓鄭直云擊鼓乃作者拊即鼓之類言擊鼓必擊拊也引周禮大師職者證擊拊也故大師職云大祭祀帥瞽登歌謂大師領人登堂而唱歌也云合奏擊拊者謂大師合奏樂之時則先擊拊而合奏之也云下管播樂器合奏鼓朄者謂大祭祀堂下詩人吹管播揚樂器之聲大師合奏之時先擊朄而合奏言朄謂小鼓在大鼓之下引是大師登歌合奏之時親擊拊而以合下管合奏時親擊朄以奏之云文謂鼓也武謂金也者金屬西方可以爲兵刃故金爲武鼓主發動象春無兵器之

用故鼓爲文也云相即拊也者前文既云拊故知相即拊鄭必知相爲拊者案書傳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拊革著以穅鄭以此知也今書傳無著穅之文謂齊人以穅爲相故知穅爲相即拊也云雅亦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者案周禮笙師職云掌舂牘應雅鄭司農云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並以漢時制度而知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獶或爲優

【疏】正義曰此經明子夏對文侯新樂之禮新樂者謂今世所作淫樂也進俯退俯者謂

俯僂曲折不能進退齊一俱屈曲進退而已行伍雜亂也　姦聲以濫者謂濫竊不正言姦邪之聲濫竊不正不能和正以廣也　溺而不止者聲既淫妙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也不能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也　及優侏儒獶雜子女者言作樂之時及有俳優雜戲侏儒短小之人獶雜謂獮猴也言舞戲之時狀如獮猴間雜男子婦人言似獮猴男女無別也　不知父子者言樂之混雜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禮也　樂終不可以語者言作樂雖復終畢盡皆邪辟不可以語既與古樂乖違故不可語道於古也此皆新樂之為故云此新樂之發也　注獶獮猴也　正義曰案詩小雅云毋教猱升木毛傳云猱猨屬也是獶獮猴也漢書檀長卿為獮猴舞是狀如獮猴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鎗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　疏　正義曰前

兩經子夏既答文侯論古樂新樂之異事畢此經答文侯所好古樂今樂之不同也文侯之意今樂古樂並皆爲樂子夏之意以古樂德正聲和乃爲樂今樂但淫聲音曲而已不得爲樂也故云今君之所問者樂也謂今古皆名樂所好者音也子夏之意君之所愛者謂音聲也　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者古樂有音聲律吕今樂亦有音聲律吕是樂與音相近也樂則德正聲和音則心邪聲亂是不同也

文侯曰敢問何如

欲知音樂異意

疏 文侯曰敢問何如者文侯既見子夏論樂音不同不曉不同之狀故云敢問何如

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

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當謂樂不失其所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子夏與文侯明古樂之正引詩以結之此之謂大當者當謂不失其所如上所謂是大得其所

當也　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者案禮緯含文嘉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矣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是六紀也　弦歌詩頌者謂以琴瑟之弦歌此詩頌也　詩云莫其德音此大雅皇矣之篇美王季之德云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莫然而靖定其道德之音以道德既正天下應和所以莫然而靖也　其德克明者以其莫然而靖故其德能照臨天下之明也　克明克類者類謂勤施無私施惠勤勞不私於已外及等類以明能然故云克明克類也克長克君者克長謂教誨不倦能爲人師長克君謂慶賞刑威能與人作君教化故云克長克君也　王此大邦克順克俾者俾當爲比謂比方善事擇善而從之既能慈和徧服又能擇善從之故云克順克俾　俾于文王其德靡悔者詩美王季之德比擬文王其王季之德無可恥悔言堪比文王也左傳引此詩唯此文王皆以爲文王之德言比於文王其德靡悔者謂比校文王之德事事皆美無可

悔恨也是左傳與詩文互意別也既受帝祉施於孫子者詩云王季既受天福祉以遺子孫子孫有天下也左傳云文王既受帝祉以遺後世子孫　此之謂也者言詩云德音則此經之所謂也 注 德正應和曰莫　正義曰以下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

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 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

疏 正義曰上既云君之所好音有善惡故上云治世之音亂世之音今君之所好者非正音是淫溺之音乎不敢指斥故言乎而疑之也　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者文侯既聞子夏之言善遂問溺音所出之由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

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

疏正義曰此一節子夏爲文侯明溺音所出也　鄭音好濫淫志者濫竊也謂男女相偷竊言鄭國樂音好此相偷竊是淫邪之志也　宋音燕女溺志者燕安也溺沒也言宋音所安唯女子所以使人意志沒矣即前溺而不止是也　衛音趨數煩志者言衛音既促且速所以使人意志煩勞也　齊音敖辟喬志者言齊音既敖很辟越所以使人意志驕逸也　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者既淫色害德故不用祭祀也　注言四至敗名　正義曰經云鄭音好濫宋音燕女其事是一而爲別音者濫竊非已儔匹別相淫竊燕女謂已之妻妾燕安而已所以別好濫也上云鄭衛之音則鄭衛亦淫聲也又此云四者皆淫於色是衞與齊皆有淫聲也而經唯云衞音趨數煩志齊音

敖辟喬志都不云女色者案詩有桑中淇上是淫佚可知則淫佚之外更有促速敖辟推此而言齊詩有哀公荒淫怠慢襄公淫於妹亦女色之外加以敖辟驕志也故揔謂之溺音也 注 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者僖二十三年左氏之文齊女姜氏勸重耳出奔也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 疏 正義曰此一節子夏重爲文侯明正樂敬和之事所以勸勵文侯用古樂也此詩周頌有瞽之篇肅肅敬也雍和也言樂音敬和而鳴先祖之神聽而從之若能敬和施設於政敎何事不行也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

易此之謂也 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 疏 正義曰此經明子夏既勸文侯所好古樂又謹慎行之以此化民無不從也引詩云誘民孔易者此厲王大雅板之篇也誘進也孔甚也言在上教道於民甚易也但己行於上則民化之於下詩之所云則此之謂也 注 誘進也孔甚也 正義曰誘進也釋詁文孔甚也釋言文也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八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六者爲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壎篪或爲簨虡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

幼之序也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　疏　正義曰上經言人君謹慎所好惡以誘人故此一節論聖人作爲樂器道德之音以示後世也　此六者德音之音也者言此鞉鼓椌楬壎篪其聲質素是道德之音以尚質故也　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者既用質素爲本然後用此鐘聲竽瑟華美之音以賛和之使文質相雜干楯也戚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足又用干戚旄羽以舞動之　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者以前云鄭宋齊衛四者爲祭祀之所不用故此云六器爲道德之音四器之和文武之舞並可用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而鬼神格也　所以獻酬酳酢也者又用於宗廟中接納賔客也賔入而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是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者又用樂體別尊卑於朝廷使各得其宜也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也　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者聞樂知德及施于子孫是示後世又宗族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閨門之

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是長幼之序也　注椌楬至箎簴　正義曰案鄭注詩有瞽篇云柷形如漆筩中有椎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四鉏鋙又鄭司農注笙師云箎七空塤六孔鄭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自擊鼓革也椌楬木也其聲質素故周語單穆公云草木一聲注云一聲無宮商清濁是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樂器之聲各別君子之聽思其所用之臣各隨文解之　鐘聲鏗者言金鐘之聲鏗鏗然矣　鏗以立號者言鏗是堅剛故可以興立號令也　號以立橫者謂橫氣充滿也若號令威嚴則軍士勇敢而壯氣充滿崔氏云若嚴正立號則其號必充徧於萬物矣　橫以立武者言壯氣充滿所以武事可立也崔氏云若教令充徧則武

矣　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者君子謂識樂之情者所以聞聲達事鐘既含號令立武故聽之而思武臣也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石聲磬磬當為罄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石聲磬者石磬也磬是樂器故讀聲音罄然矣其聲能和故次鐘也言磬輕清響矣叩其磬則其聲之罄罄然也　磬以立辨者辨別也崔云能清別於衆物則分明辨別也　辨以致死者既各有部分不可侵濫故能使守節者致死矣若諸侯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之屬也崔云若能明別於節義則不愛其死也　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者言守分不移即固封疆之義矣磬含守分故聽其聲而思其事也

注 石聲至誤也　正義曰讀磬為罄者其字下著石樂器之磬其下著缶是罄然之罄今經云石聲磬恐是樂器故讀為罄取聲音罄罄然

絲聲

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廉隅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絲聲哀者哀謂哀怨也謂聲音之體婉妙故哀怨矣哀以立廉者廉謂廉隅以哀怨之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也廉以立志者既不越分故能自立其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者言絲聲含志不可犯故聞絲聲而思其事也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濫之意猶擥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爲最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竹聲濫者濫猶擥也言竹聲擥擥然有積聚之意也濫以立會者以竹聲既擥聚故能立會矣會以聚衆者以合會而能聚其衆也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者亦聞其音而思其事也笙以匏爲

之而在竹聲之中者但笙以匏爲體揷竹於匏匏竹兼有故笙文在竹也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聞讙囂則人意動作讙或爲歡動或爲勳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鼓鼙之聲讙者讙謂讙囂也其聲讙雜矣　讙以立動者以其聲讙故使人意動作也　動以進衆者以動作故能進發其衆也

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者將帥衆聚也言鼓能進衆故聞其聲而思其事也不云鼗而云鼙者廣其類也

注 聞讙囂則人意動作　正義曰是聲能感動於人也如鄭此言則五者之器皆據其聲聲各不同立事有異事隨聲起是聲能立事也皇氏用崔氏之說云鐘聲爲兌石聲爲乾絲聲爲离竹聲爲震鼓鞞爲坎妄取五方之義棄其五器之聲皆經違注曲爲雜說言及於數非關義理又無明文今並略而不用也

君子之聽

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以聲合成已之志

【疏】正義曰此一經揔結上文五者言君子之聽音聲非徒聽其音聲鏗鎗而已彼謂樂聲亦有合成已之志意也崔氏云但釋五音八卦屬四方四維之音所感皆應與四方同所以應同者四維與四方之間四方皆五行相生水生木匏同竹音木生火木音同絲火生土土不當於方土生金土與金火之間土音屬金金生水石不可屬於水故不同於革而不同者以乾爲君父君父之音不可屬於人故不同於革而磬別有所感乾爲天坤爲地天既不屬人坤所以不別出者爲坤卑故也今案崔氏此說浮虛體例不等上下混雜記人之意不應如此鄭注無文不可附會今略存崔氏之義賢者擇焉今謂八音唯論五者以鐘與武臣相會石與死封疆相將絲與志義是同竹與畜聚相類鼓鼙與將帥同等故五器而有五事其匏與土木不同無此五器之象故記者不言也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巳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爲憂憂其難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伐事也發揚蹈厲之巳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時至武事當施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子曰若非

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妄說也書曰王耄荒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萇弘周大夫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巳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遟而又久何也遟之遟謂久立於綴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

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居猶安坐也成謂巳成之事也揔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鬭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別録是賓牟賈問章自此以下至不亦宜乎揔是賓牟賈與夫子相問荅之事今各依文解之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者姓賓牟名賈侍坐於孔子　孔子與之言及樂者孔子與賓牟賈言說初論他事次及於樂　曰夫武之備戒之巳久何也者此是孔子之問凡有五夫是發語之端武謂周之武樂欲作武樂之前先擊鼓備戒其衆備戒之後久始作舞故孔子問之云武樂先擊鼓備戒巳久乃始作舞何　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者此賓牟賈所荅亦有五但三荅是二荅非今此荅是也病謂憂也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士衆久乃出戰今武樂故令舞者久而不

即出是象武王憂不得衆心故也 注武謂至難也 正
義曰此以下王事故知周舞也憂其難者憂其不得士衆
之難故擊鼓久而不舞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者此孔子
之問欲舞之前其歌聲吟咏之長嘆之其聲淫液是貪羨
之貌言欲舞之前其歌聲何意吟咏長歎歆羨也　對曰
恐不逮事也此是賓牟賈荅孔子之辭所以舞前有此咏
歎淫液之歌者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逮及戰事故
歌聲吟咏而歆羨此荅是也 注 咏歎淫液歌遅之也
正義曰咏歎者謂長聲而歎矣淫液謂音連延而流液不
絕之意歌遅之謂作此歌吟思之欲待衆之至也發揚蹈
厲之已蚤何也者此又明是孔子之問初舞之時手足發
揚蹈地而猛厲言舞初則然故云已蚤何也意謂舞時發
揚蹈厲即大蚤　對曰及時事也者此亦賓牟賈對辭所
以舞時蚤爲發揚蹈厲象武王及時伐紂戰事也故發揚
象戰此荅非也　知非者下云發揚蹈厲是大公之志故知
此荅非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者此亦孔子問辭坐跪

也致至也軒起也問武人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起何故也　對曰非武坐也此是賓牟賈荅云致右軒左非是武人之坐言以武法無坐也此荅亦非知者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武法有坐故知此荅非也　聲淫及商何也者此亦孔子問辭淫貪也問奏樂之聲何意有貪商之聲也王氏云聲韻歆羨淫液貪商也　對曰非武音也者此賓牟賈之荅非武音謂非是武樂之意賓牟賈言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此荅是 注 言武至商也　正義曰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者解經非武音言武歌象武王正其軍事不得有貪商之歌故知貪商者非武樂之音也云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也者解經中聲淫及商之義言當時人不曉武音謂此歌聲為貪商故云或說其義為貪商孔子以時人之意而問賓牟賈然時人之說非也孔子大聖應知其非而問之者孔子雖知其非而問賓牟賈是知非而故問矣　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者賓牟賈既荅貪

商非是武音孔子因而問之　貪商之歌若非武樂之音
則何音也　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者此賓牟賈荅云有司
謂典樂者失傳說也言武樂之歌有貪商之意者是典樂
有司失其傳說謂爲貪商故時人惑之　若非有司失其
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者賓牟賈又云若非是有司失其傳
說將言武王實爲貪商則是武王之志荒耄矣言武王荒
耄遂有貪商也然武王大聖伐暴除殘何有貪商之意故
知有司妄說爲貪商使時人致惑　注荒老至耄荒　正
義曰案大戴禮云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發又文王世子
篇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則武王九十三而終矣文王受命
七年而崩十三年伐紂是文王崩後六年伐紂時武王八
十九矣年雖老而大聖不荒耄也書曰王耄荒呂刑文也
言穆王享國百年而耄荒證荒爲老耄也　子曰唯丘之
聞諸萇弘者孔子既得賓牟賈之荅故云聞諸萇弘諸於
也聞於萇弘之說　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者謂賓牟賈爲
吾子者儀禮注云子男之美稱言吾子相親之辭　賓牟

至何也　自此以前孔子問賓牟賈自此以後是賓牟賈問孔子此一經是賓牟賈問辭也　免席而請曰者免席謂避席也言賓牟賈前荅孔子雖被孔子所許於前荅之事猶有不曉而反請問孔子故曰免席而請也　夫武之備戒之巳久則既聞命矣者前經是夫子之問賓牟賈前荅其巳久之意被孔子所許不得爲非是既聞命矣　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者此賓牟賈問孔子之辭遲之遲者賀氏云備戒巳久是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又久何意如此　子曰至治也　自此以下孔子爲賓牟賈說武樂之意并廣明克殷以後之事此一經爲賓牟賈說其將舞之事　夫樂者象成者也言作樂者放象其成功者也揔干而山立者言將舞之時舞人揔持干盾以正立似山不動摇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也　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者言武樂之舞發揚蹈厲象大公威武鷹揚之志也

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者亂謂失行列作此武舞迴移轉動亂失行列皆坐所以坐者象周公召公以文德治之

以文止武象周召之治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孔子爲賓牟賈說武樂六成之意上說三者之事已訖更別廣說武樂故云且夫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北出者次及第二位稍北出者熊氏云則前云三步以見方是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觀兵也 再成而滅商者謂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滅商則與前文再始以著往爲一也 三成而南者謂舞者

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還也
四成而南國是疆者謂武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
却至第二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為左
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　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
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故言復綴以崇崇充也
謂六奏充其武樂象武王之德充蒲天下此並熊氏之說
也而皇氏不云次位舞者本在舞位之中但到六成而已
今舞亦然義亦通也　注成猶至樂也　正義曰成謂曲
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云復綴反位
止也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
還反復此位如鄭所注熊氏得之云凡六奏以充武樂也
者充謂充備言六奏其曲武樂充備故云六奏以充
武樂言武樂充備是功成大平周德充蒲於天下也　天子

夾振之而駟四伐盛威於中國也　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

鐸以爲節也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猶部曲也事猶爲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欲語以作武樂之意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

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反當爲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邶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土爲封封比干墓崇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

其紂時苛政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也散猶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鎧也衅釁字也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傳曰垂櫜而入周禮曰櫜之欲其約也葪或爲續

【疏】正義曰天子夾振之者謂武樂之作言祝或爲鑄　天子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節之　而駟伐者駟當爲四四伐謂擊刺作武樂之時每一奏之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伐紂四伐也　盛威於中國也者象武王之德盛大威武於中國

【注】夾振至五伐　正義曰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者經云天子夾振是兩邊相夾天子與大將相對明是尊者故知王與大將也經云振之鐸是所振之物故知振鐸以爲舞者之節也武樂在庭天子尊極所以得親夾舞人爲振鐸者熊氏案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揔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下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揔干尚得親舞何以不得親執鐸乎此執鐸爲祭天時也皇氏云武王伐紂之時王與

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令作武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皇氏此說稍近人情理通勝於熊氏但注云王與大將夾舞者則似天子親夾舞人則皇氏說不便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王肅讀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案聖證論王肅引家語而難鄭云六成而復綴以崇其爲天子此家語之文也馬昭申鄭意云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特六成之末而崇之乎孔晁又難馬昭云天子夾振用舞之法在於經典今謂天子夾振此經之正文又親舞揔干具如熊氏之說此則經典之證也云駟當爲四聲之誤也者以牧誓有四伐之文故讀爲四也云每奏四伐者武樂六奏每一奏之中舞者以戈矛四度擊刺象伐紂時也引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者此武王戒誓士衆云今日戰事前進不得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今武樂唯用四伐不用五伐者尚其少也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者分謂部分夾謂振鐸夾之言舞者各有部分振鐸夾之而進也事爲也象

武王伐紂爲蚤濟成也象爲事之蚤成故前進也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者言未舞之前舞者久立於酇綴象武王待諸侯之至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孔子旣爲賓牟賈說武樂之體也又欲爲賓牟賈廣論牧野作武樂之意故去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將欲語以牧野之事畢周道四達之意也　武王克殷反商此孔子爲賓牟賈說牧野克殷後事反商者反當爲及言武王牧野克殷已畢及至商紂之都也　未及下車者言速封諸侯未遑暇及下車即封黃帝堯舜之後也下車而封夏殷之後者以二王之後以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案周本紀云武王以與戰伐紂兵皆崩畔武王入至紂死之所周公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武王旣入立社南召公奭貢兵師尚父牽牲尹逸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又云乃封紂子祿父使其弟管叔蔡叔相祿父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武王追思先聖

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大禹與此同然如武王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此末及下車義亙當以禮記爲正此不云封神農者舉三恪二代也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者既釋箕子使之行商容者行視也容謂禮樂之官使箕子撿視殷家禮樂之官若有賢者所處皆令復居其故位也　庶民弛政者弛去也庶民被紂虐政者而放去之也　庶士倍祿者謂庶士紂時祿薄者而倍益之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者言車甲不復更用故以血衅而藏之　倒載于戈者倒載而還鎬京也所以倒之者熊氏云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故云倒載也包之以虎皮者虎皮武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主威猛能包制服天下兵戈也或以虎皮有文欲以見文止武也　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者封爲諸侯者以報勞賞其功也即牧誓云千夫長是也名之曰建櫜者鍵籥牡也櫜兵鎧之櫜也言鎧及兵戈悉櫜韜之置

於府庫而鍵閉之故云名之曰建櫜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者見其放牛藏器故知之 注 反當至約也

正義曰反當爲及者以下文云濟河而西明知此反商是及至商也云投舉徙之辭也者以武王之時封紂子武庚於殷墟初克紂微子復其故位左傳云武王親釋其縛使復其所是也而蹔時復所武王即徙而居宋也故云所徙者微子也云後周公更封而大之者以武庚于周公居攝之時作亂被滅周公因封微子先在於宋更封而大之者案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封而大之其實封爲五百里在制禮之後故發墨守云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於宋是也云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者容爲禮樂故云視商禮樂之官知容爲禮樂者漢書儒林傳云孝文時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而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云衅釁字也者以禮傳所云以血塗物皆爲釁故從釁也云建讀爲鍵者鍵是管籥閉藏之名故讀爲鍵或以

管籥或以櫜衣閉藏兵革故云鍵櫜也引詩曰載櫜弓矢者詩頌時邁篇也論武王伐紂畢載櫜弓矢也引春秋傳垂櫜而入者昭元年左傳文時楚公子圍聘于鄭公孫段云請垂櫜而入示無弓但垂櫜而已引周禮櫜之欲其約也者考工記文言以皮爲甲櫜中盛之欲其約所引此諸文者證櫜是韜盛之物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以歌爲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

屬也搢猶揷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耕藉藉田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揔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言武遲久爲重禮樂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克商之後脩文教也散軍而郊射者還鎬京止武而習文也郊射射於射宮在郊學之中也天子於郊學而射所以擇士簡德也左射貍首者左東學也亦在於東郊貍首諸侯之所射詩也周立虞庠之學於西郊故知使諸侯習射於東學歌貍首詩也所以歌貍首者皇氏以爲舊解去貍之取物則伏

下其頭然後必得言射亦必中如貍之取物矣鄭注大射
云貍首逸詩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
言因以名篇不取於貍之伏物而皇氏所說違鄭注其義
非也　右射騶虞者右是西學在西郊也騶虞天子於西
學中習射也騶虞白虎黒文義應之獸也故知唯天子射
歌之詩其騶虞篇云彼茁者葭壹發五豝鄭注射義云壹
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　而貫革之射息也者貫穿也革
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言軍中不習於容儀又無別物但取
甲鎧張之而射唯穿多重爲善謂爲貫革也春秋養由基
射七札是也此既習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也　裨
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者裨冕入廟之服也搢笏插
笏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之在軍說劒者既並習文故
皆說劒也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罷武而教民之行孝
於明堂明堂是文王之廟也於時未有明堂而云明堂者
文王廟如明堂之制故云明堂也天子於中祀其父也故
教民知孝之道矣然不於后稷廟而於文王廟者既是述

父之志故初於中祀也　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者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爲臣之道還國而教也　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者王自耕籍田以供粢盛故諸侯見而知其敬亦還國而教也　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者郊射一裨冕二祀乎明堂三朝覲四耕籍五此五者大益於天下並使諸侯還其本國而爲教故云大教也 注 郊射至田也

正義曰郊射爲射宫於郊也者皇氏云於東郊熊氏云王制篇云殷禮小學在公官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言爲射宫於郊者據大學也云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者覲禮云侯氏裨冕鄭云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故此云裨衣袞之屬也袞謂從袞冕之衣以下皆是也言身著衣而首冠冕故云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者以周公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當武王伐紂之時未有明堂今云祀乎明堂故知是文王之廟制耳非正明堂也天子袒而割牲者謂天子養三老五更

之時親袒衣而割牲也　執醬而饋者謂天子親執醬而饋之　執爵而酳者謂食訖天子親執爵而酳口也　冕而揔干者謂天子親自著冕手持干盾而親舞也此冕當鷩冕享先公以饗射養老之類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者天子親自養老則諸侯亦然不言教以孝者與上互文〔注〕

三老至東膠　正義曰三老五更互言之耳者三老亦五更五更亦三老故云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三德謂正直剛柔五事謂貌言視聽思也文王世子注云象三辰五星者義相包矣云周名大學曰東膠者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以養國老故知大學也此經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亦謂郊禮周則右射騶虞之處矣　若此至宜乎若如也言周德如此之後則是周之道德四方通達禮樂交通無所不備也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作此大武之樂遲停而久不亦宜乎言其宜合當然也以其功德盛大故須遲久重慎之也　君子曰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子之子油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樂由中出故治心）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入之謂利欲生）外貌斯須不莊不

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易輕易也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可謂

盛矣名爲樂化言樂能化人始至於善故名樂化各隨文解之 此一經明樂以治心記者引君子之言故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言禮樂是治身之具不可斯須去離於身也 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者致謂深致詳審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諒謂誠信言能深遠詳審此樂以治正其心則和易正直子愛誠信之心油油然從内而生矣言樂能感人使善心生也 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者四善之心生則令人和樂樂則安者心樂故體安而不躁也 安則久者既身不躁故性命長久也久則天者志明行成久而不改則人信之如天 天則神者既爲人所信如天故又爲人所畏如神也 天則不言而信者謂四時不失 神則不怒而威者言宗廟社稷之中而民自敬是不怒而威也言聖王既能用樂和心故不言而信似天也不怒而威似神也致樂以治心者

也言聖王所以能如此者正由詳審於樂以和治民心遂能如此注致猶至治心　正義曰致猶深審也者言深遠詳審樂之道理能致如此故云致猶深審也云子讀如不子之子者案尚書云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是子愛之義而此經子亦是慈愛故讀如不子之子云油然新生好貌也書傳箕子歌云禾黍之油油潤澤好之貌然善心内生其貌美好油然也云善心生則寡於利欲者凡利欲之發由貪鄙而來心若思利欲則神勞形苦今善心既生則利欲寡少利欲既少則情性和樂云志明行成者不貪於利用是志意清明神和性樂是善行得成矣云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者以其志明行成之後故人皆信其德行敬其威重不須言見信之如天不須怒而見畏如神也但天之與神其事是一俱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則有形事似稍近神則無體理如幽深故經先云久則天後云天則神也但天有四時不失故云不言而信神是人所畏敬故云不怒而威其實一也所從之異耳云樂由

中出故治心者解樂以治心之意也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嚴威者前經云致樂此經云致禮而聖王詳審禮意以治躬外貌則莊嚴而恭敬若能莊嚴而恭敬則嚴肅威重也言內心莊嚴恭敬則人懼之嚴肅威重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者前經明致樂治心得則善心生此經明樂治心失則怨心起言不能致樂治心心中斯須不能調和則不能喜樂而有鄙惔詐僞之心於內矣由貪欲多故鄙詐起也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者前經致禮以治躬得則莊敬起此經明致禮以治躬失則易慢生故云外貌斯須不莊不敬不能致禮治躬故輕易怠慢之心從外而入內矣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

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德煇顏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言聖人用禮樂以治身內外兼備使德煇動於內而民順於外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者但樂從心起故感動於內禮也者動於外者也禮從外生故發動於外也 樂極和者樂能感人心故極盡於和也 禮極順者禮以檢貌故極盡於順也 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者由心內和色見於外順之故望其顏色而不與爭內和色見於外故不爭矣此覆結上內和也 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者外貌和順故民不生易慢此覆結外順也 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者由樂以和心故德煇美發動於內而民莫不承奉聽從也 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者由禮以治貌故理發見於外而民莫不承奉

敬順也 注 德煇至止也 正義曰德煇顏色潤澤也由內心和順故和順之德煇然發見於顏色是德煇由動於內而來也云理容貌之進止也者以經云理發諸外凡道理從內心而生今云理發諸外非道理之理止謂容貌進止之理鄭恐有道理之嫌故云容貌之進止也 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疏 正義曰此一經揔結致備禮樂之道也言聖王若能詳審極致禮樂之道舉而錯置於天下悉皆敬從無復有難爲之事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 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 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

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報讀爲褒褒猶進也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俱趨立於中不銷不放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爲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盡於此不可過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

亂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禮之體或減或盈其事各異王者當各依其事而和節之也故禮主其減者行禮在於困匱主在減損謂人不能行也樂主其盈者作樂人所歡樂言樂主於盈滿人皆欲得聞也　禮減而進以進爲文者禮既減損當須勉勵於前進文謂美善之名若能前進則爲美善也　樂盈而反以反爲文者樂主其盈當須抑退而自反則爲美善也　禮減而不進則銷者覆明前經禮須進之意禮既減損若不勉強自進則禮道銷衰也　樂盈而不反則放者言樂主盈滿若不反自抑損則樂道流放也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者報讀爲褒褒猶進也以其病害如此故行禮之道須有自進作樂之道須有自退反也　禮得其報則樂者言禮能曉其義理而自進則和樂不至困苦故和樂也　樂得其反則安者言樂能知吉凶之歸而得其反則安靜而不流放也　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者言禮能自進樂

能自反其義於中和之義一也言俱得其中故云一也

注得謂至之歸　正義曰得曉其義者言禮樂俱有義理云知其吉凶之歸者謂禮之與樂俱有吉凶行禮得所爲吉失禮則凶爲樂美善則吉爲樂惡則凶今案注意分明兼解禮樂故鄭唯言得謂曉其義是兼解禮得樂得之字則自然吉凶之言解禮樂皇氏之意乃謂曉其義者解禮知其吉凶所歸解樂其義非也夫樂至此矣從此以下至章末摠明樂之德也　夫樂者樂也者言樂之爲體是人情所歡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者免猶止退也言喜樂動心是人情之所不能自抑退也　樂必發於聲音者言人歡樂之事發見於聲音言內心歡樂聲音發見則嗟歎之咏歌之是也形於動靜者形見也內心歡樂發見於外貌動靜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　人之道也者謂內心歡樂發見聲音動靜是人道自然之常　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者術謂道路變謂變動言口爲聲音貌爲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於此矣而不可過也

內心善則變轉出音聲善外貌變轉爲動靜此自然情性爲變改不過於此度此外不復更有餘事故云盡於此矣

故人至無亂此一節明人稟自然之性而有喜樂　故人不耐無樂者言人感五常之性自然之常若見好事內心不能無喜樂也　樂不耐無形者內既歡樂不能無形見於外謂聲音動靜而見於外也　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者歡樂既形於外而不依道理或歌舞不節俾晝作夜是不依道理既不爲道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於亡國喪家也

注耐古至台字　正義曰言經之耐字是古書能字之義言古之能字皆作耐字云後世變之者言後世以來變耐爲能不作耐字也云此獨存焉者言此樂記獨存耐字以爲能也云古以能爲三台字者言古時以今之能字爲三台之字是古者以耐字爲今之能字能字爲三台之字後世以來廢古耐字以三台之能替耐字之變而爲能也又更作三台之字是今古變也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

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流猶淫放也文篇辭也息猶銷也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闋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先王恥惡其亂故立正樂以節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者言先王制其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逸放蕩也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者文謂樂之篇章足可談論義理而不息止也 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巳矣者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

聲音之内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但使會其宜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如此而已　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者放心謂放恣之心邪氣謂淫邪之氣旣節之以雅頌又調之以律吕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情性矣　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者方猶道也言此上來之事是先王立樂之道也　注流猶至道也　正義曰流猶淫放也者謂樂聲流動淫邪放逸聲旣如此感動人心人若聽之心亦流移淫放也云息猶銷也言樂德深遠論量義理而不可銷盡故云論而不息云曲直歌之曲折也言爲歌之體其聲須有曲時有折時故云歌之曲折也云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者鴻謂麤大殺謂細小言樂聲須弘大而多則肉與繁聲是也殺謂聲音細小則瘠與廉聲是也言聲音之宜或須繁多肉滿者或須瘠少廉瘦者凡樂器大而弦麤者其聲鴻器小而弦細者其聲殺矣云節奏闋作進止所應也闋謂樂息作謂樂動進則作也止則闋也故云進止所應也　是

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

疏正義曰此一經覆說聖王立樂之事使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者以君臣主敬故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也鄉里主順故云莫不和順父

子主親故云莫不和親也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一謂人聲言作樂者詳審人聲以定調和之音但人聲雖一其感有殊或有哀樂之感或有喜怒之感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矣　比物以飾節者物謂金石匏土之屬言須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也　節奏合以成文者謂奏作其樂或節止其樂使音聲和合成其五聲之文也

所以合和父子君臣者則上文君臣同聽莫不和敬父子同聽莫不和親是也　附親萬民也者則上文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莫不和順之屬言親以及疏言近以至遠是親附萬民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

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摠要之名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先王制樂得天地之和則感動人心使之和善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者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若聽其聲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焉　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者干戚是威儀之容俯仰詘伸以禮進退動止必以禮故容貌得莊敬焉　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者綴表也兆域也言舞者綴表兆域方正得其所矣節謂曲節奏謂動作言作樂或節或奏是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由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焉　故樂者天地之命者命教也言樂者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教命也　中和之紀者紀謂綱紀摠要之所言樂和律呂之聲是中和紀綱摠要之所言也　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者人感天地而生又感陰陽之氣樂既合天地

之命恊中和之紀感動於人是人情不能自免退言人感樂聲自然敬愛也 **注** 綴表至名也 正義曰引詩云荷戈與綴者證綴爲表也今案詩荷戈與祋不同者蓋鄭所見齊魯韓詩本不同也云紀揔要之名也者紀是細繩束物之名與衆物爲揔要言樂者與中和之聲爲揔要也

夫樂者先主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 儕猶輩類 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天子之於天下喜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禮樂王者所常興則盛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覆說樂道之盛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

者言樂以飾喜非喜不樂是喜得其儕類焉鈇鉞飾怒非怒不可横施鈇鉞是怒得其儕類焉樂非合喜不喜鈇鉞非合怒不怒也　喜則天下和之者以心內而喜故天下和也　怒則暴亂者畏之者非惡不怒故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者上經以來但論樂此兼云禮者以此一章揔兼禮樂故於章末揔以禮樂結之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子貢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樂人稱工執猶處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

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

者見利而讓（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也斷猶決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保猶安也知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長言之引其聲）

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

子貢問樂上下同美之也

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

疏

正義曰子贛見師乙依別録是師乙之章　聞聲歌各有宜也者子贛問師乙言凡聲歌各逐人性所宜者也如賜同者宜何歌也者賜同之氣性宜作何歌是欲令師乙觀己氣性宜聽何歌也　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者此師乙荅子贛請爲論述不敢定其所宜故請誦其所聞之詩令子贛自量己性執處所宜之歌但此經倒錯上下失叙今依鄭之所注次而解之所次依史記樂書也　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者寬謂德量寬大靜謂安靜柔謂和柔正謂正直頌成功德澤弘厚若性寬柔靜正者乃能包含故宜歌頌也　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者廣大謂志意宏大而安靜疏達謂疏朗通達而誠信大雅者歌其大正故性廣大疏達宜歌大雅但廣大而不寬疏達而不柔包容未盡故不能歌頌　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者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若好禮而動不越法

也小雅者王者小正性既恭儉好禮而守分不能廣大疏通故宜歌小雅者也　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者正直而不能包容靜退即不知機變廉約自守謙恭卑退不能好禮自處其德狹劣故宜歌諸侯之風未能聽天子之雅矣　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者謂情性四放質直慈心愛養者宜歌商商者五帝之遺聲言五帝道大故肆直慈愛者宜歌之以慈愛故也　温良而能斷者歌齊者齊三代之遺聲三代干戚所起斷是非故温良能斷者宜歌齊也　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者言夫歌者當直己身而陳論其德謂己有此德而宜此歌亦是正直己身而敷陳其德故云直己而陳德也　動己而天地應焉者言直己陳德故有四事而來應之言歌者運動己德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者謂陰陽順也　星辰理焉者謂不悖逆也萬物育焉者謂羣生得所也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者言五帝德既顯盛遺聲在於後代矣其肆直而慈愛者宜聽之耳未能行五常之德也　商之至之齊商之遺聲也

者此五字鄭云衍字者上已有商者五帝遺聲故此云商人識之故云謂之商矣　齊者三代之遺聲者前經云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此云齊者三代之遺聲也　齊人識之既識其音曲故謂之齊矣言三王德備五帝道盛但遺聲於後代故温良而能斷者宜歌之言宜聽歌聲非謂能行三代之德也　明乎商之音者以其肆直而慈愛故臨事屢斷也　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者以其温良能斷故見利而讓不私於己也　臨事而屢斷勇也者臨危疑之事數能斷割是勇也　見利而讓義也者言見利能讓是有義也　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者保猶安也知也故有勇有義之人不是歌聲辨之誰能知其有勇有義言觀其所宜之歌宜歌商者知其有勇宜歌齊者知其有義　故歌至貫珠此一經論感動人心形狀如此諸事上如抗者言歌聲上響感動人意使之如似抗舉也下如隊者言音聲下響感動人音如似隊落之下也　曲如折者言音聲迴曲感動人心如似方折也　止如槀木

者言音聲止靜感動人心如似枯槀之木止而不動也倨中矩者言其音聲雅曲感動人心　如中當於矩也　句中鉤者謂大屈也言音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中當於鉤也　纍纍乎端如貫珠者言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於珠言音聲感動於人令人心想形狀如此故歌至之也上論歌之形狀此論歌之始終相生至於舞蹈　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者言歌之爲言引液其聲長遠而言之　說之故言之者此更覆說歌意前境有可說之事來感己情則言之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者直言之不足更宣暢己意故引液長言之也　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者以長言永歌之意猶不足故嗟歎之美而和續之　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者言雖復嗟歎情猶未滿故不覺揚手舞之舉足蹈之而手舞其體足蹈其地也之是助句亂也案詩云先嗟歎後云永歌之此先云長言之後云嗟歎之文先後不同者何也但詩序是屬文之體又略言之故彼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此經委曲說歌之狀其言備具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後始去嗟歎之矣注商宋詩也　正義曰以下文商人識之齊人識之皆據其代也故知此商謂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也

注去商至處也　正義曰此經中商之遺聲也五字言無此五字以上經去商者五帝之遺聲故此經不得更有商之遺聲也故知衍字去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者前去商者五帝之遺聲當居此商之處也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九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雜記上第二十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此於別録屬喪服分爲上下義與曲禮檀弓分別不殊也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館主國所致舍復招

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與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褎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爲緌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緌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蒲席以爲裳帷揔明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并明飾棺貴賤之等此一經下至廟門外論諸侯之制今各依文解之　諸侯行而死於館者謂五等諸侯朝覲天子及自相朝會之屬而死者謂諸侯於時或在主國死於館者謂主國有司所授館舍也　則其復如於其國者其復謂招魂復魄也雖在他國所授之舍若復魄之禮則與在已本國同故云如於其國也　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者如若也道路也謂若諸侯在道路死則復魄與本國異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其復魄則俱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而復魄也此車以南面爲正則左在東也升車左轂象在家升屋東榮也其五等之復人數各如其命數今轂上狹則不知以幾人崔氏云一人而已　以其綏復者綏旌旗

綏也若在國中招魂則衣各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綏是在路則異於在國故云於道用之亦與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若王喪於國而復於四郊亦建綏而復周禮夏采云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是也 注 館主至生也　正義曰館主國所致舍者案曾子問云公館復公之所爲曰公館是主國館賓之舍也云與使有之者謂主國與賓此舍使賓專自有之故得升屋招魂復用褒衣也褒衣者天子褒賜之衣即下文復用褒衣是也云如於道道上廬宿也者案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故云道上廬宿也云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者車轅嚮南左轂在東故象東榮不於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專有故復於乘車左轂云綏當爲緌讀如蕤賓之蕤者但經中綏字絲旁著妥其音雖訓爲安此復之所用者是緌也緌絲旁著委故云綏當爲緌讀此綏字爲蕤賓之蕤者音與蕤賓字聲同也以經作綏故云字之誤也云緌謂旌旗之旄也者案夏采云乘車建綏

復于四郊乘車王路當建大常今乃建綏無大常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旂後王文飾故知有虞氏之綏但有旄也云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者諸侯建交龍之旂今以其綏復是去其旒異於生也

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輤取名於櫬與蒨讀如蒨斾之蒨櫬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裧謂鼈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輤象宮室屋其中小帳櫬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車飾輤謂載柩之車有裧者謂輤之四旁有物裧垂象鼈甲邊緣　緇布裳帷者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以爲裳帷以圍繞棺也　素錦以爲屋者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以爲屋小帳以覆棺而行者於死處既設此飾而後行　注輤載至如之　正義曰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者以下經云遂入適所殯是將殯車飾也云輤

取名於櫬與蒨者言此車所以名輤凡有二義一者取名於櫬櫬近尸也二取名於蒨蒨草也故云取名於櫬與蒨云讀如蒨旆之蒨者言經中輤字讀如蒨旆之蒨案左傳定四年祝佗云封隶叔以綪茷謂以蒨草染旆爲赤色故讀此輤與彼同是亦蒨草以染布也云櫬棺也者覆說取名於櫬義也云蒨染赤色者也者說取名於蒨草之義也云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者證此經中輤非將葬車也云裧謂鼈甲邊緣者覆說輤象鼈甲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面漸下裧象邊緣垂於輤之四邊與輤連體則亦赤也若葬車之飾則上用荒不用輤也云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者前雖讀輤爲蒨草其色未明今因裳帷用緇故知定輤爲赤色以玄纁相對之物故以赤色對緇也但玄纁天地之色取象不同或上或下非一例也要玄纁是相對之色云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者此經所論謂大斂後也故下云適所殯若未大斂則曾子問云尸入門升自阼階不得云適所殯也知未大斂之前車飾亦然者以

載尸柩車飾經唯有此一文故知其飾同也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爲徹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侇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禮載柩入制也 至於廟門者謂殯宮門也 不毀牆者牆謂裳帷但毀去上輤不毀去裳帷 遂入適所殯者遂入殯宮正柩於兩楹之間而遂殯焉 唯輤爲說於廟門外者言餘物不說唯輤一物說於殯宮門外 注廟所至遠也 正義曰廟所殯宮者以殯之所在故謂爲廟云牆裳帷也者鄭恐是宮牆之嫌故云牆裳帷也以飾棺之物稱牆門是入自門也云適所殯在兩楹之間者以死在外來故殯於兩楹間云去

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者解經所以去輤乃入之意輤乃覆棺上象宮室今入之有宮室故云輤也不去裳帷者以裳帷鄣棺未可去也云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者案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鄭以是推之則知尸自外來者亦停於兩楹之間故尸亦俠之於此皆因殯焉云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者皆曾子問文云留之於中不忍遠也者以周人殯於客位今殯於兩楹之間是不忍遠之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綏亦緌也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

大夫以布為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

車轝自阼階升適所殯大夫輤言用布白布不涂也言輤者達名也不言裳帷俱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輲讀爲輇或作摶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輴也廟中有載柩以輴之禮此不耳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車飾也　大夫以布爲輤者以白布爲輤不以蒨草涂之亦言輤者通名耳是有輤櫬近之義也　載以輲車者大夫初死及至家皆以輲車今至家說輤唯輲車在故云載以輲車　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者謂說去其車矣　轝自阼階升適所殯者謂轝自阼階下而升適兩楹之間所殯之處此云升適阼階謂尸矣若柩則升自西階

注　大夫至不耳　正義曰云白布不涂也者以經云用布故知白布不涂下經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以諸

侯爲裳帷則知大夫亦有裳帷俱用布耳云言輤者達名
也者既不用蒨草染之而言輤者輤是襯近之義通達於
下是大夫與士皆有襯近之名也云至門亦說輤乃入言
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者鄭以經云至於家而說
輤載以輲車恐至家乃載以輴車故云明車不易上云不
毀牆遂入不云車不易此云載以輲車明車亦不易云輲
讀爲輇或作槫者言經之輲字當讀爲車旁之全或禮記
諸本此用輲車作本旁專字者云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
曰輪無輻曰輇者有輻謂別施木爲輻無輻謂合大木爲
之不施輻曰輇云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者案周禮
遂師職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以載柩也云蜃輇聲相近其
制同乎者言天子蜃車與此大夫輇車聲既相近其制宜
同故云其制同乎云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者此無文證以
其蜃類蓋迫地而行其輪宜卑故疑半乘車之輪蓋疑辭
矣周禮考工記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
三寸也云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者

諸侯言不毀牆則大夫亦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明諸侯亦不易車云不易者不易以輴也者謂大夫士在路載以輲車至家說載亦載以輲車是不易以輴也若天子諸侯載柩以蜃車至門亦以蜃車其殯時則易之以輴也云廟中有載柩以輴車之禮此不耳者謂天子諸侯殯時用輴又天子諸侯及大夫朝廟之時有用輴車載柩之禮此喪從外來大夫士不合用輴故云此不耳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與輲車同故周禮遂師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禮云遂匠納車于階間注云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是士用蜃車也雜記云大夫載以輲車輲車則蜃車也是大夫用蜃車則諸侯不言亦可知其蜃車之形鄭注既夕禮云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輅轝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為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鄭又注周禮遂師云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此是蜃之制也上下通用在路載柩也輲車之制亦與蜃車同但不用輻爲輪天

子諸侯殯皆用之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謂畫轅爲龍諸侯殯亦用輴車不畫轅爲龍故喪大記云君殯用輴注云君諸侯也輴不畫龍大夫殯不用輴故鄭注喪大記大夫之殯廢輴是大夫不用輴士掘肂見衽是亦廢輴也其朝廟大夫以上皆用輴士朝廟用輁軸故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軸鄭注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是也輴與輁軸所以異者輴有四周輁軸則無故鄭注既夕禮云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是也

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言以葦席爲屋則無素錦爲帳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士輤也　葦席以爲屋者謂用葦席屈之以爲輤棺之屋蒲席以爲裳帷者又以蒲席以爲裳帷圍繞於屋旁也　注言以至爲帳　正義曰言以士云葦席以爲屋屋當帷帳之處故云無素錦爲帳矣然大夫無以他物爲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爲帳矣與諸侯同案諸侯與大

夫上有輤旁有裳帷內有素錦屋今士唯云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不云屋上所有之物據文言之葦席爲屋則當覆上輤𢈔將蒲席爲裳帷接屋之四邊以郭棺或可大夫既有素錦爲帳帳外上有布輤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外旁有蒲席裳帷則屋上當以蒲席爲輤覆於上但文不備也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訃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摠明遭喪訃告於君及敵者并訃於

鄰國稱謂之差各隨文解之　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者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云君之臣姓某甲之父死也　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者以謙故稱寡君若云寡德之君雖復壽考仍以短折言之故云不祿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敢告於執事也　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者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略之故也　注君夫至謙也　正義曰案下曲禮云諸侯曰薨夫人尊與君同也今夫人與君同不稱薨者以告他國之君及夫人自謙退是不敢從君及夫人之禮也案下曲禮篇云士曰不祿今雖謙退而同士稱者案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訃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年卒者卒終也是終沒之辭也鄭駮之云案雜記上云君薨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

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訃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差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如異義所論是君稱不祿之意若杜元凱注左氏傳則與此異案隱三年聲子卒傳云不赴故不曰薨杜云鄰國之赴魯史書卒者臣子惡其薨名改赴書也如鄭此云不祿謂赴者口辭矣春秋所云薨謂赴書之策所以下同者言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杜以爲禮記後人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杜所不用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

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

【疏】大夫至某實　此一經明大夫之卒相訃告之禮也　適者曰某不祿者謂同國大夫位相敵者曰某不祿　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者大夫既尊於士士處亦得稱不祿稱某者或死者之名或死者官號而赴者得稱之　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言外臣者大夫不屬他國故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云寡大夫某矣尊敬他君不敢申辭故曰某死　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者訃於適者謂大夫死訃於他國大夫相敵體者謂訃告大夫以是別國私有恩好故曰外私以赴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祿以身赴告故云使某實　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者謂大夫之喪訃他國之士其辭與訃大夫同此所云大夫者上下皆同曰大夫

無以為異也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疏士訃至某死此一經論士喪相訃告之稱云某死者以其士賤赴大夫及士皆云某死若訃他國之君及大夫士等皆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謂未練時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

疏正義曰此

一節明大夫士遭君喪次舍居處及歸還之節公館君之舍也大夫恩深祿重故爲君喪居廬終喪畢乃還家也士練而歸者謂邑宰之士也士卑恩輕故至小祥而反其所治邑也　士次於公館者此謂朝廷之士也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也　大夫居廬者以位尊恩重故居廬　士居堊室者士位卑恩輕故居堊室注公館至歸也　正義曰云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者以下文云士次於公館今云練而歸明是邑宰以爲君治邑若久而不歸即廢其職事也若身爲大夫雖位得采地亦終喪乃歸也注謂未至居廬　正義曰知此是未練時者案閒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此經若練後則大夫居堊室今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者士若非邑宰未練之前當與大夫同居廬今云居堊室故知是邑宰也必知邑宰者以上文云大夫終喪士練而歸言邑宰之士降於大夫此云士居堊室亦降於大夫故知是邑宰之士也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者以臣爲君喪

俱服斬衰故知未練之前士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定居堊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與彼不同者尋鄭之文意若與王親者雖云士賤亦居廬則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堊室則此經士居堊室是也故鄭於宮正之注引此士居堊室證賤者居堊室也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則亦居廬也庾氏熊氏並爲此說熊氏或說云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雜記言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也邑宰之士居堊室宮正之注是也此義得兩通故並存焉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

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閒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

疏 正義曰此篇雜記喪事也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也經次上下無義例科段今各依文解之此一經明大夫士爲其父母昆弟之服也

注 大夫至服同 正義曰嫌若踰之也者大夫之父母兄弟或作士或無官今大夫爲之若著大夫之服是自尊踰越父母兄弟今不以大夫之服服父母兄

弟是嫌畏踰之也云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者此士解經中下文士爲之文知此士是大夫庶子爲士者若大夫適子雖未爲士猶服大夫之服即下文是也若其適子爲士則服大夫服可知故知此士爲父母之爲大夫者但服士服是庶子也所以不服大夫服者已卑不敢服尊者之服云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者欲見大夫與士喪禮殊異未甚分明引春秋傳者欲證大夫與士之喪服不同所引傳者襄十七年左傳文云齊晏桓子卒至唯卿爲大夫皆左傳辭也齊晏桓子卒者是晏嬰之父晏弱謚曰桓子也云晏嬰麤衰斬者桓子之子晏嬰身服麤衰而斬云苴絰帶杖者以苴麻爲首絰要帶以苴色之竹爲杖云菅屨者以菅草爲屨云食粥居倚廬寢苫者是喪禮之常枕草者非喪禮之文云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者老謂晏嬰家臣見晏嬰服士服故其老言所服云非大夫之喪禮也云曰唯卿爲大

夫者此晏嬰對家老之言若身爲卿得著大夫之服若身爲大夫唯得服士服云此平仲之謙也者言平仲之言非禮也謙退之辭云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者若是卿則得爲父服大夫服故云非從此以下皆鄭君解釋之辭云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者案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即麤也今言麤衰斬者是下響麤上響兼斬有麤故云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齊即麤也言其布縷在齊斬之間斬衰三升麤衰四升其布在三升四升之間故云縷如三升半言麤如三升半而計縷唯三升故云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但縷如三升半是麤衰不緝是斬而成布三升爲父之服也云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者解晏子實斬衰而兼言麤也云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者鄭旣約左傳晏嬰之事始明大夫與士不同故云然則士與大夫爲父異麤衰枕草矣則大夫以上斬衰枕由士則疏衰枕草案旣夕禮士禮而云枕塊者記者廣說非辭也云其爲母五升縷

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平者鄭旣約士之父服縷細降一等經文有母及兄弟故此約母與兄弟之服也喪服爲母四升此云爲母五升縷謂麤細似五升之縷成布四升喪服爲兄弟五升此云爲兄弟六升縷謂麤細如六升之縷成布五升皆謂縷細成布升數少也云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者大夫以上則兼天子諸侯德高能備儀服無降殺是盡飾云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者以喪服義服皆降正服一等今爲父母兄弟降從義服是卑屈也云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者案喪服臣從君義服齊衰六升今士爲兄弟縷如六升成布五升得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同其士爲母父卒縷如五升成布四升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全異而云爲其母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同者前注所云因麤衰降斬衰一等即連言父卒爲母云縷如五升成布四升據父卒爲母言之也此注以士爲兄弟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同則父在爲母與兄弟服亦同縷如

六升而成布五升據父在爲母言之爲此前後注異云亦以勉人爲高行也者居喪之禮以服重爲申以服輕爲屈今大夫爲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服士服是勉勵其父母兄弟使爲高行作大夫之禮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服士服亦是勉勵士身使爲高行作大夫也云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者以經唯云父母兄弟士與大夫之異不云大功以下有殊是大功以下與大夫士同所以然者以重服情深故使士有抑屈使之勉勵大功以下輕服情殺故上下俱申也案聖證論王肅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爲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於當時爲重是以平仲云唯卿爲大夫遜辭以辟害也又孟子云諸侯之禮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

共之又此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又家語云孔子曰平仲可爲能遠於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辟咎也王肅謂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斂時弁絰士冠素委貌馬昭荅王肅同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者而肅云無等則是背經說也鄭與言禮張融評云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涼非王者之達禮小功輕重不達於禮鄭言謙者不異於遠害融意以王肅與鄭其義略同如融之說是周公制禮之時則上下同當喪制無等至後世以來士與大夫有異故記者載之鄭因而解之禮是鄭學今申鄭義云端衰喪車無等者端正也正爲衰之制度上下無等其服精麤卿與大夫有異也又曾子云齊斬之情據其情爲一等無妨服有殊異耳若王肅之意大夫以上弁絰士唯素冠此亦得施於父母此經云爲昆弟豈亦弁絰素冠之異乎此是肅之不通也杜元凱注左傳說與王肅同服虔注左傳與端衰喪車無等其老之問晏子之荅皆爲

非禮並與鄭違今所不用也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

疏正義曰云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者以經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所以然者以其父在仕官身至大夫賢行旣著道德又成故其適子雖未仕官得服大夫之服也云亦尊其適象賢者非但尊此大夫之身亦當尊其適子使服大夫之服能象似其父之賢者皇氏云大夫適子若爲士爲其父唯服士服注云仕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夫始得服大夫服以其賢德著成如皇氏之意解此仕至大夫爲大夫之子案前經注云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明大夫適子未仕官及爲士皆得服大夫之服皇氏之言違文背注不解鄭意其說非也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

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庶子爲大夫則得爲父母服大夫之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大夫庶子雖爲大夫得服大夫之服其行位之處與適子未爲大夫者相齒列 注 雖庶至宗適 正義曰云尚德也者言此大夫之子身雖是庶所以得服者以其仕至大夫由身有德行故云尚德也云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者此庶子雖爲大夫猶齒列於適子之下其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爲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適子之下是不可不宗適也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 疏 正義曰其父母弗能主也者士子身爲大夫若死則父母不能爲喪主也以身是士故不可爲大夫喪主 使其子主之者謂使此死者之子爲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爲大夫之主以其服大夫服故也 無子則爲之置後者若死者無子則爲死者別置其後所置之

後即大夫適子同得行大夫之禮此所置之後謂暫爲喪主假用大夫之禮若其大宗子則直爲之立後自然用大夫禮也 注 大夫至得也 正義曰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者則前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是也解經使其子主之文其子爲適子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子之處皆得用大夫之禮故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摠結此文云而士不得也者其父是士不得主大夫喪故云而士不得也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夫之禮

大夫卜宅與葬曰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 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 疏 正義曰大

夫卜宅與葬日者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者有司謂卜人麻衣謂白布麻衣布衰謂麤衰也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胷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布帶以布爲帶因喪屨謂因喪之繩屨緇布冠不蕤者以緇布爲冠不加緌占者皮弁者謂十龜之人尊於卜之有司故皮弁純吉也注有司至皮弁正義曰云麻衣白布深衣者謂吉服十五升之布與緇布冠皮弁相類故知吉布也云而著衰焉者熊氏云謂以吉布爲衰綴於深衣云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者謂麻衣白布深衣十五升是吉布衰是凶布帶亦凶緇布冠是吉不蕤亦凶故云非純吉亦非純凶然緇布冠古法不蕤今特云緇布冠不蕤者以後代緇布冠有蕤此以凶事故不蕤云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者以上麻衣緇布冠雜有吉禮此皮弁是純吉尤甚者云卜求吉其服彌吉者解用皮弁之意云大夫士朔服皮弁者於諸侯是視朔之服

於天子是視朝之服也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

【疏】正義曰如筮者謂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知用筮也　則史練冠長衣者此謂無地大夫筮葬禮也唯筮宅卜日耳卜時緇布冠麻衣布衰雜以吉凶之服如筮則練冠長衣以筮輕故用純凶服也　占者朝服者卜重故占者皮弁筮輕故占者朝服

【注】筮者至朝也　正義曰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者以士喪禮云筮宅卜日故知此筮謂筮宅也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者長衣深衣其制同耳言此經長衣是深衣之純以素者凶時深衣純以布上經麻衣深衣亦純以布此經長衣純以素故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者也云長衣練冠純凶服也者以長衣則布衣純之以素也故聘禮云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鄭注彼云長衣素純布衣

是也練冠是小祥以後以練爲冠都無吉象故云純凶服云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者謂緇衣素裳諸侯之朝服每日視朝之服案士喪禮云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鄭注云吉服服玄端也此占者朝服者彼謂士之卜禮故占者著玄端此據筮禮故占者朝服案士虞禮注云士之屬吏爲其長弔服如麻此史練冠長衣者此經文含大夫其臣爲大夫以布帶繩屨故史練冠長衣若士之卜史當從弔服不得練冠長衣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

【疏】正義曰此明大夫將葬啓柩朝廟之後欲出之時　既薦馬者案士喪禮下篇云薦馬之節凡有三時一者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爲遷祖之奠訖乃薦馬是其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二也　明日將行設遣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三也此云既薦馬謂第三薦馬之時也以

下則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當第三薦馬之節　薦馬者哭踊者謂主人見薦馬薦進也進馬至乃哭踊　出乃包奠者出謂馬出乃包奠者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然馬出在包奠之前而必云出乃包奠者明出即包奠包奠爲出之節故言出也　而讀書者書謂凡送亡者賵入椁之物書也讀之者省録之也　注嫌與至讀賵

正義曰嫌與士異者案既夕禮薦馬馬出之後云苞牲取下體也又云主人之史請讀賵今此大夫亦薦馬出後包奠讀書與士同記者嫌畏大夫之尊與士有異故特記之明與士同也故引既夕禮以下者證包牲讀賵之節謂主人見薦馬送行物而哭踊故云薦馬者哭踊也所以馬進而主人哭踊者馬是牽車爲行之物今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云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者士則羊豕也鄭注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前脛折取髀臑後脛折取骼也髀謂膝上膞下也臑謂肘後取骼謂取膞下股骨也羊豕各三个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

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也云又曰主
人之史請讀賵者賵猶送者人名也 大夫之喪大宗
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
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楊火灼之以出兆 疏 正義曰大夫謂卿也明卿喪用人及卜之法也 大宗謂大宗
伯也相佐威儀 小宗人命龜者小宗謂小宗伯也命龜
謂告龜道所卜之辭也卜人亦有司作謂用楊火灼之也
並皆有司也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
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太夫之喪相
其禮 注 卜葬及日也 正義曰知卜葬及日者以文承
上大夫卜宅與葬日之下故知此經是上大夫之卜葬宅
及日也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
其餘如士 此復所用衣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爛脫
失處在此上耳內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

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爲內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襢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夫人自褕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紗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裏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褒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卿大夫以下之妻所復之衣　內子以鞠衣褒衣者內子謂卿妻復以鞠衣褒衣者始命爲內子尚所褒賜之衣復時亦用此衣故云鞠衣褒衣褒衣則鞠衣也但上命時褒賜故曰褒衣衣矣　素沙者言此鞠衣褒衣亦以素沙爲裏下大夫以襢衣者是下大夫之妻所復襢衣也對卿妻爲下故復用襢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裹之袍制謂通衣裳有表有裹似袍故云皆

袍制不禪漢時有袿袍其袍下之襈以裏繒爲之古之服皆以素紗爲裏似此袿袍襈之裏繒故注云如今之袿袍襈重繒也　其餘如士者謂內子鞠衣襃衣已見於經大夫以襢衣亦見於經唯有褖衣未見故云其餘如士謂鞠衣襢衣之外其餘褖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褖衣而復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褖衣也　注此復至稅衣　正義曰此復所用衣也者以下復諸侯以襃衣故知此亦復衣也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者以記者作記當依尊卑順序此內子宜承夫人之下故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也引春秋傳曰以下者僖二十四年左傳文也初晉文公在狄狄人以季隗妻文公以叔隗妻趙衰後文公反國以趙姬妻趙衰趙姬請趙衰逆叔隗於狄既逆還趙姬又請趙衰將叔隗爲內子趙姬之身卑下之故云而已下之引之者證卿妻爲內子之文也其王后以下之服已具於玉藻故此略而不言云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裏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者皆袍制謂連衣裳有表裏以袍故云皆袍

制不禪漢時有袿袍其袍下之襈以重繒爲之故云六服
以素紗爲裹似此袿袍襈重繒矣云褖衣者始爲命婦見
加賜之衣也者謂內子初嫁始爲卿
妻加賜之以衣以褒崇之故云褒衣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

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褒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復西上揔明諸侯以下及夫人命婦招魂所用之衣但此
經爛脫上下顛倒如鄭所次以此諸侯褒衣一經爲首次
以夫人税衣揄狄之經然後次內子以鞠衣之經今依鄭
次各隨文解之　復諸侯以褒衣者謂復時以始命褒賜
之衣　冕服爵弁服者諸侯既用褒衣又以冕服爵弁服
而復也注冕服至進也　正義曰冕服者上公自衮冕而
下故爲五侯伯自鷩冕而下故爲四子男自毳冕而下故
爲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
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

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褒衣君特所褒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故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是褒衣故不入命數也此褒衣或是冕之最上者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揄狄也狄稅素沙言皆以白紗縠爲裏

疏 正義曰此明婦人復衣也婦人衣有六也　夫人稅衣揄狄者諸侯夫人復用稅衣上至揄狄謂諸侯伯夫人也　狄稅素沙者言從揄狄以下至於稅衣皆用素沙白縠爲裏

復西上

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

疏 正義曰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頭爲上　注北面至之數　正義曰云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者以招魂與生氣之來生氣爲陽又北面言之南方是陽左在西方故言陽長左云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者案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言諸侯之士一命而用一人明復者各依命數其復處不同故檀弓云君復於小寢大寢庫門

四郊而云復西上者但有兩人以上一處復者則西上也**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謂池飾也揄揄翟也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葬時車飾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屬於池下若大夫降下人君不得畫以揄絞屬於池下其池上則畫於揄得有揄絞也故喪大記士亦有揄絞與大夫同但不得屬於池下【注】人君至爛脫　正義曰案喪大記云君三池振容是人君之柳有振容振容者其池繫揄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云又有銅魚在其間者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間而有魚故云在其間云大夫去振容士去魚者以喪大記大夫不振容士不云魚躍拂池故也大夫不振容者謂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云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者以前經云復尊卑俱顯明也此直云大夫故云亦如前文爛脫

君與士也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附讀皆爲祔大夫祔於士不敢以已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祔者祔於先死者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附於公子廣明祔祭之義各依文解之　大夫附於士者謂祖爲士孫爲大夫若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爲士者也　士不附於大夫者謂先祖爲大夫孫爲士不可祔祭於大夫唯得祔於大夫之兄弟爲士者　無昆弟則從其昭穆者謂祖爲大夫無昆弟爲士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爲士者若高祖爲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爲士者　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之後應合祔於王父王父見在無可祔然猶如是也亦如是祔於高祖也

注附讀至而已　正義曰祔者祔祭於

神當徒示旁爲之云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者鄭恐經云祔於大夫之昆弟恐大夫之昆弟身作大夫士亦得祔之故云大夫昆弟爲士者若大夫昆弟全無 者其孫雖士亦得祔之故前文云大夫祔於士是孫之尊可以祔祖之卑也云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巳者謂父爲昭子爲穆中猶間也謂自祖以上間一世各當昭穆而祖祔之若不得祔祖則間去曾祖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間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故云祖又祖而巳是中一以上喪服小記文也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夫所祔之妃於婦則祖姑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之所祔義與夫同 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者其孫婦祔祖姑祖無妃謂無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妃謂亦間一

以上祔於高祖之妃高祖無妃則亦祔於高祖之
祖妣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班爵同者則亦祔之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配謂并祭王母
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
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
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
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

疏 正義曰男子附於王
父則配者謂祭王父
并祭所配王母　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者謂在室之女
及巳嫁未三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

注 配謂至之黨　正義曰云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
王父也者王父母相配之人祭王父及王母是其配祭王
母不祭王父是不配云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
以某妃配某氏耳者案特牲禮不云配少牢禮云以某妃
配但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其餘皆同是祭饌如一案少
牢云以某妃配某氏鄭注云某妃某妻也某氏若言姜氏

子氏也此是言配也不言配者若特牲云用薦歲事于皇祖某子不云以某妃配特牲雖是常祭容是禫月吉祭故不舉配云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者曾子問文也**公子附於公子**不敢戚君

疏 正義曰公子者若公子之祖爲君公子不敢祔之祔於祖之兄弟爲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

疏 正義曰君薨謂先君薨也大子號稱子者其本大子君存稱世子今君既薨故稱子不言世子待猶君也者謂與諸侯並列共待之禮猶如正君 注謂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待或爲侍未至侯序 正義曰知未踰年者若踰年則稱君此云稱子故知未踰年也引春秋者證未踰年稱子及待猶君之義案僖九年二月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以下于葵丘是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公

同是與諸侯序案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今宋襄公未葬君當稱子某而稱子者鄭用左氏之義未葬以前則稱子既葬以後踰年則稱公故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未葬爲在喪之稱也若杜元凱之意未葬以前皆稱子若既葬雖未踰年亦稱公若未葬雖踰年猶稱子其義具在下曲禮䟽其與諸侯序列宋襄公在喪稱子自在本班定四年陳懷公稱子進在鄭上僖二十八年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衛侯弟叔武稱子亦序在鄭下此皆春秋之時霸者所次不與此記同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謂既練而遺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先有三年練冠之節今遭大功之麻易之先師解此凡有三義案聖證

論云范宣子之意以母喪既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以母之既練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升故得易之其餘則否賀瑒之意以三等大功皆得易三年練衰其三等大功衰雖七升八升九升之布有細於三年之練衰以其新喪之重故皆易之皇氏云或不易庾氏之說唯謂降服大功衰得易三年之練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今依庾說此大功者特據降服大功也故下文云而祔兄弟之殤雖論小功之兄弟而云降服則知此大功之麻易據殤也 有三年之喪冠者謂遭三年之喪至練時之冠以首經已除故特云冠 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者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則以此大功之麻易三年之練 唯杖屨不易者言大功無杖無可改易三年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故杖屨不易 注謂既至繩耳 正義曰云練除首經者間傳文首經既除故著大功麻經云要經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者斬衰既練要經與大功初死要經麤細同斬衰是葛大功是麻故云要經葛又不如大功之麻

重也云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者麻謂經帶大功言經帶明三年練亦有經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經帶易三年冠及經帶故云互言之云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者經既言冠言麻以明換易又云杖屨不易則知衰亦在易中故言其餘皆易謂冠也要帶也衰也言悉易也然練之首經除矣無可易也又大功無杖亦無可易也而云易與不易者因其餘有易者連言之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祔大功親以下之殤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冠而兄爲殤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已

有父母之喪既練之後得附兄弟小功之殤　尚功衰者衰謂三年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今已有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須祔祭故云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者小功以下既輕不合改練時之服則身著練冠附祭於殤　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者當附祭此殤之時其祝辭稱此殤曰陽童又稱此殤曰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尊神之也故爲之造字稱曰某甫且字也　注此兄至造字　正義曰知大功親以下之殤也者若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此著練冠故知大功親以下之殤若成人服之大功其若長殤小功若成人小功親其長殤則緦麻皆得著此三年練冠爲之祔祭故云大功親以下之殤言以下兼小功也已是祖之適孫若祔大功兄弟長殤得在祖廟若祔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所以得祔者已是曾祖之適共小功兄弟同曾祖今小功兄弟當祔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適孫爲之立壇祔小功

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也皇氏云小功兄弟爲士從祖爲大夫士不可祔於大夫當祔於大功親以下從祖爲士故祔小功兄弟長殤於己祖廟義亦得通云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者案服問大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得易首經要帶不得易服故此祔祭著練冠也此注諸本或誤云大功親之下殤故諸儒等難鄭云既是下殤何得有弟冠范宣子庾蔚等云下殤者傳寫之誤非鄭謬也云冠而兄爲殤謂同年者也者此鄭自難云弟冠而兄得爲殤者謂弟與兄同年十九也云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者此新死之兄既是小功之服不合變三年之練而得有四喪冠者謂已明年之初用父母喪之練節而加冠以後始祔兄弟也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者曾子問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故曰陽童宗子殤死祭於室奧則曰陰童云某甫且字也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云尊神不名爲之造字者以字者冠時所有此兄去年

巳死未得有字雖云某甫是死後祔時爲之造字必造字者以神道事之不可觸名故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 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爲禮也 其始麻散帶經 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疏者謂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異居聞兄弟喪哭及奔赴之禮 凡異居者言凡非一之辭異居別所而始聞兄弟之喪 唯以哭對可也者初聞其喪惻怛情重不暇問其餘事唯哭對使者赴於禮可也 其始麻散帶經者此謂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經若小功以下服麻則糾垂不散也 未服麻而

奔喪者謂聞喪未及服麻而即奔喪 及主人之未成經也
者謂道路既近聞喪即來至在主人小斂之前故云及主
人未成經也　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者疏謂小功以下值
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就之　親者終其麻帶經
之日數者親謂大功以上初來奔至雖值主人成服未即
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經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 注 與
居至而麻　正義曰案士喪禮小斂襲經于序東是凡士
喪小斂而麻也又士喪禮三日絞垂此云始麻散帶經是
與居家同 注 疏者至日數　正義曰知疏者謂小功以
下者喪服傳云大功以上同居爲同財故知疏者謂小功
以下云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者謂疏者若其及主人之
節則與主人同成服若其不及主人之節亦自用其依禮
之日數奔喪之後至三日而成服也此未葬喪而散帶經
案奔喪禮聞喪即襲經絞帶不散者彼謂有事故未得即
奔喪故不散帶此謂即欲奔喪故散麻也此經奔喪來至
猶散麻案奔喪禮聞喪則襲經至即絞帶不散麻者此經

即來奔奔者故散麻以見尸柩故也彼謂奔喪來遲故注云不見尸柩不散帶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祔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君不撫僕妾略於賤也疏正義曰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則自附者以其祔祭於祖姑尊祖故自祔也以其祔廟也妾合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則祔於女君可也其殯祭不於正室者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庾蔚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鄭云於廟者崔氏云於廟中爲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則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

疏正義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者賀瑒云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爲女君黨服防覬覦也　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者以攝女君差尊故不爲先女君之黨服也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